

港台风情录



蓝玫瑰旅馆

西妮 著

海天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爱情不是无刺的蓝玫瑰！

爱情不是一盏可以随便开关的灯！

爱情是一种异常热情的火焰，它可以烧掉一切神秘的面纱，燃烧出生命中最甜蜜的浆汁。

香港姑娘文兰在奥地利经历的感情历程，恰似一朵燃烧的带刺玫瑰：绚丽而又猛辣。



1

忙碌的早晨，在多瑙河咖啡屋里，客人逐渐稀少了，年轻的女侍正在厨房中休息，咖啡屋里的乐手之一鲁迪进来告诉她，有一位林登男爵指名要见她——这位男爵要求立刻与她会面。

文兰讶异地瞪着鲁迪。

“这个奥国男爵找我有什么事？你知道他和歌剧院有什么关系吗？”

鲁迪耸耸肩。

“可能。”

你赶快把帽子和围裙穿上吧，他马上要见见你。”

鲁迪笑着说：“他看来是很不耐烦的样子。”

“噢，老天爷。”

她慌忙地整理衣服。

“对忙了一整个早上的女孩来说，你真令我讶异。”

她笑了笑。

鲁迪是她的好朋友，曾经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能够用英语交谈，并经常鼓励她。

她走进咖啡室前，迅速的看了墙上的镜子一眼。

她那头黑色的短头平顺的贴在她的头上，颈上戴着一条十字架项练，颈上的脉搏正因紧张而跳动着。

咖啡室里除了一两个正在清理的侍者外，根本没什么人，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正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

文兰犹豫地朝他走过去，他穿着一件羊皮领的灰色大衣，威严得令人害怕。

他神情不耐的玩弄着手中的手套，冷冷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他的银发上。

他有一种能看透人的特质；厚重眼脸下闪烁着一抹湖绿般的光芒，看得出他是个非常独断独行的人。

“你是文兰小姐。”

他的英语字正腔圆，语调有些刺耳。

“就是五个星期前那位逃过旅馆大火的女士？”

她盯着他那张黑黑的脸。

“是的，”虽然她对他心怀警戒，但仍清楚的回答：“我那时正投宿在那一家旅馆，我姓文。”

这时他的态度变得友善些，双脚一并，慎重地向她行了一个礼。

“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你的下落，文小姐。”

别人告诉我你是个舞者，为什么你却在一家咖啡屋里工作呢？我知道你是来歌剧院的芭蕾舞团应征工作的。”

灰色的眼睛在她全身上下打量一番。

“起火的时候，我伤了足踝，所以由另外一个女孩取代我在舞团的位置。

我在这工作，为的是等待其他的机会…男爵先生，你该不是跟歌剧院有什么关系吧。

是吗？”

“很抱歉。”

男爵唇边泛起一抹微笑，仿佛觉得这个念头很有趣。

“我和这一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应该这么说，你的职业把你带到维也纳，实在是件幸运的事，你为什么 would 来这里呢？”

“我隶属的香港芭蕾舞团，负责人不幸逝世了，舞团又负了一大笔债。

除了台柱之外，大家都失业了。

我的老师是个奥国人，他安排我到维也纳来跳舞……我到的那天晚上，正好就碰上了旅馆起火。”

她懊恼地耸耸肩。

“我因为抱一个小孩逃到窗台而扭伤了足踝……”

反正，你不会有兴趣的。”

“正好相反，”他的眼光好像要把她整个人看透一样。

“我之所以来这里，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你从大火中救出来的那个男孩。”

她惊讶万分的看着他，而他却望着台桌上尚未收拾干净的餐盘皱眉。

“你可以离开一个小时吗？”他突然问道。

我们不能在这里谈，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你恐怕需要冷静地想一想，才能作答。”

文兰迟疑着，然后又想起那天晚上她在窗台上抱着那个孩子。

她开始对眼前这位高大的陌生人，产生好奇心。

她的眼光移到他的唇上，由他嘴形可以看出他是个心思深沉、颇能控制情感的人，对那些他关心的人，他可能极为仁慈善良，但是对那些蹶他为敌的人，可就一点也不会客气了。

这一点她是可以很肯定的。

因为他那张颧骨突出，五官鲜明的脸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是的，我可以离开一会儿，不过在喝下午茶之前我一定要赶回来。”

她明澈的眼眸与对方的视线接触，由他的眼中可以知道他是个相当傲慢的人。

“您可以稍等一下吗？我去拿件外套。”

他点点头。

“我在车里等你，它就停在转角处。”

她快步走向衣帽间，鲁迪正在那里抽烟，看见她便微笑说：“他是剧院派来和你签合约的吗？”

“没这么好。”

她边笑着，边穿上她那件苏格兰粗呢外套。

“我想林登男爵大概和我那天在旅馆救出来的小孩有某种关连。

我猜测，他之所以找我，可能是想给我一些报酬吧；他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我没办法拒绝，只好答应坐他的车出去一会儿。”

“要小心，”鲁迪收敛起脸上的笑容。

“这些奥国贵族仍然存着相当程度的自负。

年轻的女性往往会因此目眩神迷。

你可别看上他了。”

她听了大笑，因为鲁迪说的话不但没有令她不快，反而使她松弛了紧张的神经。

他让她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有个可以随时安慰你、听你诉苦的好朋友，真是一件令人欣悦的事情。

“我会小心的，”她答应地说。

“我想这位男爵应该不是这类的人，不过我还是承认，一个女孩子对男人的动机永远无法太过肯定。

再说，对一个奥国人而言，我也太瘦了。

他宁可要个金发、丰满的女孩，不是吗？”

“我是维也纳人。”

鲁迪举起她的手，轻吻一下。

“我们仰慕的是一张漂亮的脸蛋和骨骼匀称的足踝。”

“你说的真动听，鲁迪，可惜我没有时间听你奉承。男爵还在外面等我呢。”

她跑出咖啡屋，走进维也纳阳光下，她如同往常，对空气中迷人的气息、华尔兹舞曲之王的回忆，以及皇宫卫士都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停在一辆黑色的墨西迪汽车旁边，男爵士替她把门打开。

他沉默的沿着伦斯翠西大道行驶，让她一个人回忆被遗弃在旅馆中的小男孩无助的哭嚎。

她把眼光转向被烧毁的旅馆；现在那里已成一片废墟了，烧焦了的招牌仍然挂在大门上。

对文兰来说，在她抵达维也纳的头一天 就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实在是个恶兆。

她是怀着深切的期望而来，结果却遭到如此的变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她正好醒过来闻到了浓烟，而且救出一个小孩。

“你对维也纳有什么印象？”

“维也纳是个到处都蕴涵着魅力的古老世界，”她喃喃地说。

“我爱它。”

“你们年轻人好像很喜欢拿‘爱’这个字挂在嘴上。”

他的声音带着讽刺，好像在嘲笑她天真，不知道爱的真意。

她又感觉到那种熟悉的心痛。

她曾经过特许，认识了伟大的首席舞者卡西恩，而且以她稚嫩、不成熟的方式爱着他。

他是如此的睿智、和善，他曾经预言，有一天她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芭蕾舞者。

那仍旧是她最珍贵的梦想！她不会为了任何人或任何情况而予以放弃。

“我不是小孩子了，男爵先生。”

她语调僵硬的说。

“是你先问我对维也纳的印象如何。”

“从你的回答看来，你似乎很容易就爱上某样事

物。”

“舞者本来就比常人多一些幻想，”她为自己辩驳。

“我可以在维也纳的空气中嗅出它的魔力，甚且可以由它古老可爱的建筑，和人们的脸上看出来。”

“那么你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小姐？”

他的问题令她楞了一下，她不想坦白的回答这个问题。

她在他脸上看到坚毅，一份被控制住的热情，和一抹残酷的讥讽——仿佛他曾受过某种伤害，并因此看破一切。

“我在你眼里看到你想问我一个问题，男爵先生。你要问我有关火灾。”

“你能够谈一谈吗？”

“可以，虽然回想起来很可怕。

有些人不幸罹难。”

“我知道。”

语调非常严肃。

车子平稳地驶向郊区，维也纳森林一片秋色与远山形成对比。

山顶上白雪皑皑，不久后山腰、山脚下也会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到时候村中将只剩下雪光在一片银白的世界中闪烁着。

她看着男爵，问道：“你是那个小男孩的亲戚吗？”
她回想起男孩一头美丽的秀发，一双充满泪水的蓝眼，
还有那条她用来包裹男孩的昂贵围巾。

“是的。”

接着一阵沉默，车开的更快了。

他们很快便驶近森林的边缘，在维也纳稀疏的树
阴下缓缓行进。

车子突然停下来，引擎还没有熄灭，男爵转过脸
来看着文兰，蓝色的眼睛像要穿透她一般。

他双眉微蹙，然后拍拍自己的口袋，取出一个香
烟盒。

“你抽烟吗？文小姐。”

“不抽。”

谢谢。

抽烟对舞者不好，对我来说呼吸是最重要的。”

“那么你不介意我抽烟吗？”脸上再度浮起讥讽的
笑容，似乎她那种慎重其事的态度颇令他觉得有趣。

他用打火机点上火之后，烟便从他鼻子里冒出来。
他算不上是个英俊的男人，不过相当杰出，体格
很好，而且穿着相当体面，一眼便看出他是个领导者。

“原来你一到维也纳就噩运连连。”

他将身体靠在座椅上，以便能好好地研究她。

“你现在在咖啡室里担任女侍，这种工作对一位芭蕾舞者似乎不太合适。

你难道不会想过要回香港吗？”

“是的，我想过。”

她一下子又心痛起来；她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形成一片弧形的阴影。

“不过，我当初离开的原因是为了淡忘一件悲伤的事，同时在芭蕾舞团里似乎也没有什么机会。

只有少数几个比较优厚的机会，容量实在有限。

所以我只有在来维也纳和滞留舞团中当个活动道具间做一选择。

后来我选择了前者，如果在歌剧院里有机会的话，就打算留下来。

没有的话我就在咖啡屋里工作，筹足到巴黎去的旅费。

你知道，我是很有抱负的。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 在一个 好的舞团里做个优秀的舞者。”

“你香港的亲人都反对吗？”

“我是被一位好心的老姑姑带大的，她已经去世了，此外我没有其他的亲人，男爵先生。”

“那么这个轻易就爱上城市的女孩，在与年轻男子

的交往上并不是很脆弱的罗。”

灰蓝色的烟冉冉上升，围绕着透露出权势的灰色蓝眼睛。

“你从来没有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影响到你的事业？”

文兰觉得她们谈话的内容已经涉及隐私，而且他竟然会谈论爱这个主题，也让她有些困扰，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

这个男人看起来是属于那种求取型的人。

他对爱的看法一定与她大相径庭。

“所以你打算在奥国待几个月，继续做个女侍，一桌桌的端盘送碗，一天辛勤的工作下来，累得无法再接受严格的训练课程。”

“我……我必须想办法糊口维生，”她采取防卫姿态。

“我必须出房租。

我除了手脚利落之外，别无其它他谋生的技能。”

“确实如此。”

他静静地说：“请你告诉我那天晚上在旅馆的事，我想确实的知道事情发生的经过。”

“你的口气好像你有权利知道。”

“请你相信我，文兰小姐，我有绝对的权利知道。”

他沙哑的声音显得非常紧张的侧面。

“你说你可以谈一谈……你要知道，对我而言，听你的叙述我也一样很不好受。”

她把双手放在大腿上，握的紧紧的，眼光凝视着维也纳森林的树木，好像这么一来——可以令她好过一点。

她听到自己向这个陌生人叙着，而这名陌生人又似乎和她在令人窒息的浓烟烈火中醒来后所发生的事有关……她慌乱的穿上睡袍，冲出走廊，但廊上的浓烟更炽，几乎使她窒息，如此眼睛刺痛的睁不开来，她心中起了一阵恐惧感。

她怀着希望跑向楼梯间，正好听见小孩的哭声从房门大开的房间里传出来。

她赶紧冲进去把小孩从摇篮里抓出来，爬到外面的窗台上，至少在那里她跟小孩子还能够呼吸。

蹲伏在窗台上，脚扭伤了，又得试图安抚受惊的小孩，时间好像有几年那么久，然后在昏黄的浓烟及熊熊烈火中，出现了一道云梯及救火员令人心安的问道小孩是谁？是你的孩子吗？

她只能摇头。

她对这个孩子根本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向来都被照顾的很好，大约一岁左右以外。

他同时也是个漂亮的小家伙，有双深蓝色的大眼睛以及一头银色的美发。

她可记得是在那个房间里发现他的吗？

不记得，不过他的房间离她自己的约有四个门。

后来查验保险箱未受毁损的旅客登记付本时，才发现那间房间是一位叫克莉丝蒂·佛洛的女人所订的。

不过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

她并不在生还的人员当中，事后在灾难现场发现了一具女人的遗骸，一般传说她是丢弃了孩子，在逃难的时候不幸被火烧死的。

文兰不由得浑身颤抖了一下。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会把她的孩子丢在那里，置之不顾呢？

她的故事说完之后，只剩下一片沉默，她望了男爵一眼，发现他听的很入神。

他手里有一幅迷人的画像。

虽然模糊，但是尚可辨识。

那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有一张美丽的椭圆形脸蛋和一头柔软金色的亮发，另外是个年轻男子，那是一张带着浓厚梦幻色彩，黑黑的脸，他的英俊是属于拜伦式的。

“这是在那个死去的女人身上发现的，”他沙哑的说。

“它本来是属于我妹妹克莉思蒂的，火灾过后约一个礼拜，警察藉着这个追查到我们家来。”

“多么可怕！”文兰同情的说。

“我很为你难过，那么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毫无疑问是她的。”

他把项练的鸡心合起来，塞入口袋中。

“克莉丝蒂在家时不快乐。

她在二十个月之前离开了梅浩村。

梅浩村在山里面，那个时候刚好发生了某种事，使她非常痛恨那个地方。

她可能知道她已经怀有小孩子了……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一看到那个小男孩就知道了。

小男孩跟他母亲长得很像，再加上死者身上发现的项练，更肯定了我的推测没错——她就是我妹妹。

她登记的名字是克莉丝蒂·佛洛，我猜测她那时可能打算回梅浩村。

她已经离家太久了，所以决定要带她的儿子回来。”

他眼神凝重地望着窗外。

“没有想到发生了这场大火。

逃避是克莉丝蒂一贯的作风。

她一遇到危机就这么一去不回了。”

“你难道从来没有试图去寻找她吗？”文兰问。

“我当然试过。

我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他生气的望着文兰，她不由得害怕的退缩，她仿佛感觉到他发现自己妹妹背叛他时的愤怒，心中不觉充满着恐惧与不安。

“她离家后不久我就找到她了，”他接着说。

“她和一位朋友住在英德雷肯。

我告诉她只要她愿意，任何时候我们都欢迎她回来，可是她拒绝了。

她说古堡和附近的环境都令她觉得可厌可恨。

她要自由自在地活着，叫我转告家人，她要过自己的生活。

我的母亲知道后，当然非常担心。

后来克莉丝也没再提到这个男孩。

文兰小姐，她曾经有个心上人，因为山难而死。

我敢确定他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如果她早点让我知道她在维也纳，我一定会来接